

官行地方常有之事。此則利之歸內帑者不減而怨之歸朝廷者減矣。礦在山內臣採之。又使有司採之。採不得則派于人。夫派于地畝。有司不敢不聽。不聽則以阻撓罪之。夫既曰官四民六。上下並享其利。民之趨利如水之赴壑。則又何以派為計。莫若環有礦之山三數里。以予內臣。藉其民以為礦戶。原派夫百名者予百丁。不得舍近山之民。而抽取本縣之富戶以滋擾。如上林苑之菜戶。南海子之海戶。易州山廠之廠戶。明立疆界。無相偏奪。有司即欲阻撓而不可得。中官即欲以阻撓加有司而不可得也。夫稅有課不辦。責在外。臣礦有額。不辦。責在內。臣如此。則內外之爭。即不能盡無。視今日爭端。則減矣。丁夫之僉派。郡邑之包賠。驛遞之騷擾。叅隨之橫索。土棍之挾詐。奸民之告訐。官府之繫逮。皆可減十之七。而于內帑之入。未有損也。朝廷取郡國山澤之利。以實內帑。而留羣小騙詐需索之財。以還民間。上不止開一面之網。下不止受一分之賜。此亦一時之計也。若萬世之計。則俟皇上之自悟而自斷。威福不假于下。而恩

惟開礦所得本自不多故欲冰其

之趨利如水之赴壑則又何以派為計莫若環有礦

之山三數里以予內臣藉其民以為礦戶原派夫百

名者予百丁不得舍近山之民而抽取本縣之富戶

以滋擾如上林苑之菜戶南海子之海戶易州山廠

之廠戶明立疆界無相偏奪有司即欲阻撓而不可

得中官即欲以阻撓加有司而不可得也夫稅有課

不辦責在外臣礦有額不辦責在內臣如此則內外

之爭即不能盡無視今日爭端則減矣丁夫之僉派

郡邑之包賠驛遞之騷擾叅隨之橫索土棍之挾詐

奸民之告訐官府之繫逮皆可減十之七而于內帑

之入未有損也朝廷取郡國山澤之利以實內帑而

留羣小騙詐需索之財以還民間上不止開一面之

網下不止受一分之賜此亦一時之計也若萬世之

計則俟皇上之自悟而自斷威福不假于下而恩

計則俟皇上之自悟而自斷威福不假于下而恩

計則俟皇上之自悟而自斷威福不假于下而恩

德盡歸于上，以此關說亦知其未必入也。倘可僥倖，十得一乎。或曰是說也。其尚出戴盈之下也。論治去其太甚。擇禍莫若稍輕。今有嚴姑于此。欲鴆其赤子。爲之婦者。屢諫而不入也。怒益甚而死。且益速。不得已而薄其鴆。使須臾勿死。以俟尊章之回心耳。愚之爲是說。豈得已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四十二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輯選

宋徵璧尚木 彭 賓燕又

周立勳勒占叅閱

馮北海文集

序

馮 琦

贈少司馬郝公總督薊遼序 薊遼總督

北歲疆場多事，邊人未息肩，而島夷起東南，實為封豕以泔食我屬國。天子東顧咨嗟，用廷臣言，簡雲

中郝公總督薊遼諸邊，聞以外皆屬焉。公之被命自遼左中丞往，故遼左諸大夫以贈言屬不佞，不佞反覆時事而知。天子之所以命公重也。蓋今日薊遼之勢與昔異。昔之難難在虜而已。今虜形緩，倭形急。議者亦遂急倭而緩虜。此形有緩急，情不可知也。倭其後倭卒不能為遼患來而吾力疲於戰，虜且犄我。倭不來而吾力疲於守。虜亦且玩我。是謂以倭兼虜難。比者出塞之師，遼與薊十居其六。夫少出師則不足以當一戰，盡銳以出則守備虛。有如間道而乘我，不備則為害滋大。是謂

以戰兼守難。南接齊北控燕，其間薊以錯遼海以錯。陸不可以預設地，預設地則不當。又不可不預設地，不預設地則疎。習水者未必習其地，習其地者未必習水。是謂以海兼陸難。京輔四十年不被虜，二百年不備倭。今既驟而強之於兵，又驟而強之於倭。軍操其急，勢必踞而乘民。民憤其擾，勢必懼而訛兵。而官環其中，勢必意而低昂其民與軍。是謂以兵兼民難。此四兼者，皆前所無，今所難也。而愚以為在公則易耳。蓋天下有兼任，有兼才。以偏才當兼任則難，以兼

○是○亦○一○論○
才當兼任則惟兼乃易耳。趙廣漢治京兆以爲亂。吾治者三輔也。使吾得兼治之則差易也。故以滕薛則勞以齊楚則逸。此言偏任難。兼任易也。公起自雲中。習兵事。爲名御史。經略邊關。歷官中外。仗鉞遼左。以迄于今。此其視虜也。如在目中。而其視倭也。猶之乎視虜。戰與守兩相推。海與陸兩相應。兵與民兩相衛。而備倭與備虜兩相爲用。四兼者誠難。在公直易耳。自經略出塞。而廷臣遂謂朝廷以倭屬宋公。以虜屬公。夫經略專在倭耳。乃制府則何所不兼也。明主御臣必有所專。有所兼。專者待兼者而重。制府未必經略重。而經略得制府始重。國家倚兩公如左右手。而經略之須制府。如左之須右。右善捍則左無患。吾未見四兼者之足爲公難也。請賦桑扈之卒章以贈。而擬采芑之什觀成功焉。

贈宮保大司馬鄭公還朝協理戎政序

協理戎政

今歲春。天子簡命總督鄭公。以大司馬入總六師。於是公駐節陽和十二年矣。京師門戶。視雲中上谷。而陽和居中。控引如關鍵。天下最要害處也。自匈奴

保塞請乞滋益繁。或不能無引而怠驚。天子乃命

公往節制之。公以漢法戎索酌恩威而操其兩衡。虜

囊醺酒獻譯。慰藉如家人。予漢物。即小闡入。輒聞罰

就順義質焉。公縻俺荅數歲。疏王黃台吉。已又疏王

封不久亦物故

順義封後黃台吉紹

捲力克。而閼氏以當戶爭立。事旋定。當是時。諸單于

紛而起。衆議謂貢市日暮且有變。公上言。漢與匈奴

未隙也。無故自動搖不祥。因計大司農奉戰士及互

市一歲費條上多寡。及一切駕馭方略甚悉。璽書褒

勞如公策焉。公凡督三鎮封兩名王。繕治塞數百里

省大司農金錢千萬。塞下生靈數百萬。所督開府

後先遞代以十數。而公晉至孤卿。督陽和如故。先是

王爵謂公在事久良苦暴露。請還公以總六師。天

子遣侍臣諭中書。方事之殷。奈何輕代鎖鑰臣。中書

遵諭公如。上指公頓首曰。陛下神聖守在四夷

臣幸捍牧圉何力之與有。且臣限居庸尺五。敢妄意

酒泉。而關外自爲也。蓋又五年而始奉茲命云。於是

知公者謂公肩重負十二年。而始得少休其心力。則

相與稱彤弓采芑之章以賀。而愚以爲出入勞佚之

間宜非所論於事使之誼也。天子若曰。其以治邊

人者。治輦轂下兵耳。夫南北羽林諸軍。實為天子

爪牙。所以建威銷萌。示根本重。今法令廢弛。將士惰

窳。訓練具文而已。亡益于軍實。即一旦有緩急。安所

用之。且大在邊。細在廷。則何以掉其尾。隆慶中。大臣

議徵邊兵入教京營。卒滋煩擾。亡益。愚以為邊人稍

振飭者。徒以督撫大臣而大臣有三尺法耳。今以勳

庸威望如鄭公者。總七校而護諸將。申軍令。明約束。

指揮易置。士氣自倍。夫業已得其人。人又得盡行其

法。而曰無戰士。則吾不信也。方兩賢王未封。邊事在

呼吸。於是在內。緩在外。急今市事大定。邊臣守管鑰

奉籌策。可以數十年無虜患。而輦轂之下。不大淬勵。

則終不可振。於時在邊。鎮易在京。營難公在外。外重

在內。內重要以從容帷幄。折衝樽俎。使國勢奠于九

鼎。大呂。則內重外亦重也。天子所以任遇公者。意

蓋在此。維鄭之先。桓公武公。世獎王室。周京是依。入

為卿士。業勳盟府。聲施到今。公豈其苗裔耶。何事之

符也。故因諸君之請。而述以為贈。亦以識緇衣私愛

云、

贈中丞成公移鎮薊遼序

薊遼督臣

成公起家循吏。用治平第一人。為天官郎。一再擢為
 藩為臬。備兵塞上。凡數年。自永平移遼左。治開原。復
 自開原移鎮薊。會有虜警。天子赫然飭九侯。採望
 實。易置文武大吏。廷臣爭以公應詔。天子乃以節鉞
 畀公。命既下。將士戒于伍。民賀于里。虜聚數萬眾。蹂
 塞外。而不敢入。治餉諸大夫。故與公同事者。介使屬
 不佞辭焉。余惟天下之郡國百。而邊最重。邊九。而薊

最重。薊左遼陽右。天雄建節而填撫之者三。而順天
 最重。洮河之役。自咸陽以西。盡城守矣。而中原故晏
 然也。虜即變。東不能踰關。北不能踰三晉。而深為我
 患。薊自大寧棄而孤懸紅山獨石之間。羣豺狼也。去
 京師三百里。踰夾嶺道黃花。則九廟所從游衣冠
 也。往歲虜以實犯陝。而我猶緩日者。虜以聲犯薊。而
 我遂急者何也。陝遠而薊近也。公故治遼左。遼左不
 稱戰場乎。虜無歲不犯遼。而我晏然也。頃偵虜在塞
 外。而我戒嚴及偵虜犯遼。而我遂緩者。遼遠而薊近

○薊○為○畿○內○重○地○故○守○者○以○要○不○入○為○功
 ○下○以○戰○賊○為○功○戚○絕○我○之○守○薊○江○凌○論○之○詳○矣○

也。夫當其遠。卽歲中虜。我得以其入爲候而備之。故形急而情緩。當其近。卽不中虜。我不知其入不入。而無所不備。故形緩而情急。夫虜有形有情。有形之形。情之情。而我借聽于一二間諜之口。恫疑則外乘。恐喝則內襲。彼且得亟肄以疲我。而我坐自困。游聲紛沓。軼于京師。一人操聲。十人操響。故薊之邊事。視九塞最重亦最難。雖然在成公特易耳。天子之用成公也。先畀之治民。而始以治吏。旣畀之治賦。而始以治兵。尺量寸度。而始重畀之。成公之效職也。如駕輕就熟。而始引以自任。其于地形險易。虜情向背。不啻一二數矣。謀素豫。士素勵。物素具。必且有終歲之備。而無一旦之急。虜習知公威略。不敢復以形懾我。而內倚公如長城。亦不復以響撓公。夫薊誠難。在公直易耳。蓋嘗讀六月出車之詩。所稱城朔方至太原。稍見古人制馭之略。而其所匡定。則惟王國爲兢兢。亦惟是畿輔之重。爲九塞根本也。王國安。夷狄服。一大創。則諸部落相視而不動。一負矢百羣奔。則伐獫狁。薊蠻之說也。由此觀之。薊不足以難公。薊得公而重。薊

重而九塞亦重矣。嘉庸懿績，則不佞執簡俟焉。

贈宮保大司空中陽舒公被詔還朝序

治河

頃歲淮水溢，侵泗州，波濤及寢園之外。天子為宵
旰咨嗟，詔桂陽舒公以大司空往督理之。於是公南
浮淮，北浮泗，中浮徐沛，荒土浚流，塞菱隄石，開岡城
之防，疏戴村之堰，濬韓莊之渠，而韓莊之役最大。自
隆慶中，數議數勘，數見格，皆謂功費大，非數十萬不
可。又難以歲月就。公毅然任之，費不及五萬，逾時告
成事。天子下璽書褒勞，予金幣加秩太子少保，無

何以大司空詔還視事，公之屬某君某君皆賀公之
有成勞也。公獨穆然若有深念者。蓋公首腰鋪河之
議，未竟而見徵。腰鋪河者，去清河口數里，淮與黃河
交匯而入海。黃河怒流，淮壅閼而溢，震驚陵邑。公議
開腰鋪河數十里，以分殺黃河之勢。則淮水建瓴立
下，清口無沙墊，泗州積水可消，而時詘未能舉也。余
獨以誠為河計，則公在外難，在內易耳。舉事之難也。
也。議論多而視聽眩也。言者一人，覆者一人，勘者一人，
行者一人，而總之受命于王者，夫河也，非大司空主

之而誰爲政者。故欲善事者莫若使自言之而自爲之。自任之而自主之。自言之而自爲之者。前日韓莊之役是也。自爲之而自主之者。今日腰鋪河之役是也。公去河上而公之區畫在。入爲冬官而公之主持在。是公前之治河一而今之治河二也。雖然吾又以爲公之舉職在外易耳。而在內難。夫水故湍悍。其爲利害曲折。可得而知也。算計商度。功用可得而言也。決策而從之。山欐泥橈。負薪沈玉。可得而爲也。卽議論往復。自上出者下可得而覆也。鳩工釐費。有時自

下沒者上可得而覈也。蓋水于天地其血脉也。漭而不流。激而羨溢。則血脉之壅而蠹也。夫國亦有血脉于此。大司空所職金錢刀。繪山陵陂池車馬毛革木植材用之事。無不與內參共焉。有所依而出而下不能覆。有所竇而入而上不能覈。蓋治河之蠹者不患不能言。患不能爲。不患不能爲。患不能知。而治國之蠹則非難知之而難爲之。非獨難爲之亦難言之。隨之則波流茅靡。日以成例不可返。激之則撓權掣肘。爭尺寸而失尋丈。夫惟老成端亮之臣。有劈畫無阿

狗有主持無激發。然後可以表僚案而濟時艱。則非公孰當任哉。今夫治水土曰平。治天下亦曰平。水壅則溢。激則潰。國壅則蔽。激則爭。平即天下無事矣。公既以治水績禹之績而行。且秉銓持衡以紹宅揆之烈。願公終始以治水之道行之也。於是乎言。

贈大司馬邢崑田平倭奏凱序

平倭

今上御極二十年。倭始發難于朝鮮。朝鮮急。西向委國于天子。天子出師救之。七易歲。再易本兵。四易制府。三易大將。若攻之。若封之。皆罔功。天子乃命

邢公以大司馬往視師。賜之劔曰。大將以下。不用命皆斬。公既至軍中。標劔登壇。乃誓師曰。必破倭。有死無二。當是時。倭已破慶尚道。軍晉州。傳其國都。公趣中丞楊公。大將軍麻公。夜馳入王京城。而以檄隨其後。曰。吾徵天下兵百萬且至矣。倭望風宵遁。是年冬。公所徵兵將皆會。公以計縻行長。急擊清正。三破之。壓其壘而軍。清正乞和。公曰。吾受降不受和。會天大雨。我師解而歸。倭復收合餘燼。以棲于島山。議者齟齬。楊中丞語侵公。天子不為動。命公濟師。公以一將

有思。時不。三。三。

此中

軍廩清正。以水兵圍行長。石曼子率諸路倭來援。公授諸將方略。邀擊大破之。石曼子殲焉。禽僞九州都督正成。先後斬首五千級。倭赴海死者無算。海上之倭跡如掃矣。捷聞。天子曰。以天下之福。使朕得行誅暴之義。興繼之仁。惟督臣撫臣功。諸將士良苦暴露。幕府急覈功狀。以聞。君子謂是役也。於域內有大功三。而斬獲不與焉。中國所患苦倭與虜耳。倭急攻朝鮮。朝鮮且亡。倭且鄰虜。以倭之狡。遠交近攻。近交遠攻。其長技也。倭資虜衆。虜資倭狡。翕而出。不意。則我諸邊皆受兵。古人通西域以制虜。今日救屬國以制倭。倭自南。虜自北。即使偶發而畸至。彼謀不合。我力不分。于中國自疥癬耳。此萬世之功一。大兵大役之剡也。大役大亂之府也。故度遼橫海之役。天下往往騷動。以及于亂。我虛諸邊以兵。虛中原以餉。控弦之士十萬。而餉稱是。器具稱是。離畝而飛輓。並海而城守。費又稱是。幾歲而兵不頓財不索者。自公破倭。將歸鎮。士歸伍。農歸畝。久勞得息。久役得返。父子兄弟夫婦熙熙相保。此生不復見兵革。海內外

無他虞。此萬世之功二。朝廷天覆四夷斤斤守臣禮。

無如朝鮮。桀驁敢為逆。久持而不解。無如倭順命者。

不能使存衡命者不能使亡則何以臨萬國載籍以

來。亦有出師大海外救人者否。主上之于朝鮮起死

而肉白骨也。存一亡國。摧一強國。以風示四夷之君

長莫不稽首肉向。罔敢越志。天子恭已受重譯之

朝國勢強。國體尊。此萬世之功三。國家破倭之功。

無如劉將軍胡司馬。劉將軍以斬首八百爵通侯。倭

以颶風至。偶一戰而勝耳。胡司馬綏定江南。所當倭

不過數千。半中國亡命。其會長非有成謀也。我又自

戰其地。自食其粟。其于今日之事。勞逸相倍。所當衆

寡強弱相什。而勦伐相百也。說者曰倭會關白死。故

諸路倭皆解去。余以為成大功直論功耳。攻堅與攻

瑕。摧強與侮亡。不問也。呂氏不死。周太尉不入北軍。

溫不死。李存勗不入汴。成敗亦惟天所授。我奉天討

賊。仗天誅。是天贊我也。即使良平謀。衛霍將。寧能違

天。當公出師時。關白尚無恙。議不反顧。行不旋踵。我

攻堅而倭瑕。我摧強而倭亡。此非公之乘時而時為

劉將軍者劉江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乃事實其

公用也。以天子威靈掃境內而屬公。計豫定。土豫

附陰禱其魄而顯奪其氣。形見勢屈而走耳。議者不

務宣布國家威德。妄張倭形勢。貶諸將戍勞。解戰士

體。非所以揚休美勵戰功。示四夷垂萬世也。蓋國

家威德遠矣。以隋唐之全功。人主自將。不能使已殘

之朝鮮亡。主上命一司馬能使已亡之朝鮮存。朝鮮

易與耳。元世祖當混一之初。以數萬渡海之眾。不能

一矢以加倭。我當承平之餘。使數萬渡海之倭。不能

一矢以加我。吾不暇論幕府之功。遠軼先臣。而誦

至上神武。出前代遠也。倭事初起也。始議戰。已而議

封。已復議戰守。議撤兵。議功罪。章數十百上。天子

下廷臣議。廷臣所不能決。天子獨決之。闡以外

天子以畀督撫。兵交于原。議戰于朝。督撫所不能持。

天子為力持之。進退不中制。威福不下操。假便宜。寬

文罔期于盡敵。而後返。下令如風。持議如山。故公得

展布四體。亡所顧慮。以成戡定之烈。向微主上獨

斷。議不知幾更。兵不知幾却。公之身且不知何所置

之。嗟嗟世議何極之有。功之未成。則曰是固不可成。

也。既成即曰是不難。非但不難。且亡功。非但亡功。且

○此○言○亦○可○歎○

有罪。倭不退。且以不退罪之。倭退。即以退罪之。自始

事至今日。非明主斷之。而誰斷者。由斯以談。則前所

稱三大功者。非邢公之功。而天子之功也。公既振

旅以還。行飲至禮。天子必臨軒延見功臣。即問公

何以破賊。公前具言盡。天子威靈神聖所暨也。少

間而後。以范文子山太傅之說進。以主上料敵。何

幽不洞燭。以主上決策。何事不判斷。惟聖主為

能外內無患。亦惟聖主可為忠言。惟公與二三大

臣圖之。公之屬若部若道若鎮。皆執榼承飲。以勞旋

率。而項公命不佞為之辭。輒論次其事以賀。

贈御史大夫少泉郝公入理戎政序

戎政

先是島夷犯順。下我屬國。聲言揚帆西向。圍吏數告

急。天子念薊鎮介在門庭。簡才望重臣。秉節鉞。控

制之。則以屬郝公。公至。畫籌策。調兵食。遏虜騎。無牽

我師。我師得一意于東。捷再奏。天子念六部羽衛

久廢弛。幾不能軍。則命公以右都御史入視戎政。公

先撫遼左。遼視薊四之一耳。薊于京師九之一。天

子漸移公自近。寄屬滋益重。而余竊有槩于天下之

勢也。今天下大勢遼最急。薊稍緩。京師又緩。兵則遼

最強。薊不如也。京師幾無兵矣。勢急者患用兵。勢緩

者患不用兵。用兵苦法太急。而不用兵則苦無法。非

徒無法也。又且無意。自唐宋以來。京師皆屯宿重兵。

畿內外當天下之半。今京營軍不過十二萬。老稚不

任者居什三。廝養輿隸什五。負版及百工什九。名雖

十二萬。實不當邊鎮三萬人。頃者我師西破賊。東破

倭。皆藉邊鎮力。禁旅不得分寸功也。我與倭持于

境上。大將軍請濟師。徵兵遍江南。西南裔夷奮欲請

行。而輦轂之卒。無窺左足應者。此都人之耻也。夫使

邊鎮弱。即無以衛京師。邊鎮強。京師亦不能制。而掉

其尾。此其害異日必有受之者。故事。京營兵晨起。蓐

食。鼓之成行列而止。刺擊不必如法。即如法。亦不可

以戰。頃議者欲先稍增餉。而以法持其後。餉增即不

能減。而當無法之久。亦終不能有所加。稍持之急。則

闕而起。口語籍籍。大臣且不安。大臣亦率一二歲去

為他官。即相與因循。為一二歲計耳。雖有後患。我勿

為他官。即相與因循。為一二歲計耳。雖有後患。我勿

為他官。即相與因循。為一二歲計耳。雖有後患。我勿

與知。故曰非但無法也。又且無意。郝公起家塞下。習
 兵事。智深而勇沉。意篤而行方。其威名足以戢羣囂。
 厭衆望。而精神足以行其法。破數十年積玩。而為千
 百載計。千百載之計。非一二歲可為也。而不可不為。
 我始之。我終之。我始之人終之。皆無所不可。要在有
 其意耳。天下無事。常苦不為。有事。又不及為。惟既有
 事。之後。而稍無事。然後可以因警惕為振勵。藉從容
 為整暇。今日京營所謂千載一時也。不于公則復何
 望乎。公去遼而薊。去薊而京師。諸大夫罔然如失也。
 皆以贈言屬不佞。夫公在薊。則遼猶之宇下也。在京
 師。則薊猶之宇下也。諸大夫何患焉。世固有腹心和
 適。而肩臂股肱。至于手拇毛脉。不受其滋者乎。公能
 其官。天下並受其明賜。豈惟諸大夫請載是語。以觀
 公之成。

策

問自古兵變。未有如唐之季世者也。說者以唐
 之失政。始于藩鎮太重。夫藩鎮誠重。彼偏裨士
 卒。何以得易置之歟。宣武之亂。涇原之亂。河東

之亂。陝虢之亂。一時智謀之臣。方略各異。而皆以定。然于天下之敗無救也。明興創治立法。上下相維。逾二百年。而臂有使指之勢。尾無不掉之虞。其所爲度。越前代。大效可睹已。一二脫巾之變。稍見嘉靖中。大同其最甚者也。當時經略之得失。亦可指言歟。夫唐之諸臣。吾不敢謂盡失策。而無救于亂。嘉靖中諸臣。吾不敢謂盡得策。而無害于治。其故何歟。頃者。鄖陽之事。至犯上至亡等也。天子誅二三首惡。曠然與更始。

恩德至深厚。今雖小定。而尚有訛言流傳。徹于朝聽。且以三年之中。而變者數起。紀廢維弛。憂不獨在鄖矣。諸士有所以制已然。防未然者否。

兵變

今天下一尉候家。胡越將吏。橐弓臥鼓。無烽燧之警。而士卒往往脫巾而呼。譟于浙。譟于寧武。譟于粵。譟于薊。譟于鄖。今神木孤山。又見告矣。夫于紀亂常。命之曰變。三年之間。而變者數起。則是以變爲常也。非所以習天下也。生楚人耳目。鄖事第以鄖對。而借唐

事爲徵說者以爲唐之敗始于藩鎮太强權太重綜其實不然當唐之季偏裨凌主帥士卒凌偏裨凡後之矯命雄行與天子爲難者皆其故扼主帥吭而奪之位者也。強在士卒弱在偏裨強在偏裨弱在主帥。由此言之。吾方以爲輕何重之有。凡唐之所由敗者不在有事權而在無紀綱。紀綱之失自乾元始而其後遂陵夷不可振救。然其深謀遠慮之士非乏也。定變正傾之略非無可紀也。故有急而定之者有緩而定之者。有用甲伸威而定者有不用甲不伸威而定者。李宵之亂韓充以兵入其境藉爲惡者千餘人悉逐之曰敢少畱境內者斬故有急而定之者韓充是也。田希鑒之亂逾年而李晟不問也。僞出兵援涇州因與之並轡行結歡道舊供張三日伏甲而執之一軍股票無敢動故有緩而定之者李晟是也。楊弁之亂朝廷且議赦之矣馬元贇爲遊說以沮師李德裕曰寧舍劉稹無舍弁也卒擒弁而殲其黨故用甲伸威而定者李德裕是也。陝虢之亂李泌請無授節而領轉運使以行賓佐請屏人言事盡謝不聽刑一人

械五人而反側以安故不用甲不伸威而定者李泌是也此四子者皆智能應卒斷能當機芒刃斧斤誅然立解然而無救于敗者何也彼能爲一軍而不能爲天下能戢叛而不能使不叛也我國家修內攘外綱舉維張兵將之勢易如使指上下之分順如建瓴故二百年而天下安于覆盂也嘉靖中蓋嘗一再變矣五堡之變天城之變說者以爲無重誅故相繼而起而撫臣倣者謂是役也苛將階之爲禍請一切勿問諸叛卒廷議則固已籍籍非倣矣督臣源清請

濟師意未盡非是顧不深惟所以綏定匡服之略而虛張先聲頓師城下諸叛卒內憑城而外與虜市卒之智勇俱困無尺寸之功蓋撫臣無論有罪無罪而撫之督臣無論有罪無罪而勦之當事者狃于撫狂于勦事機已移而無變計也旁觀者忽言撫忽言勦情形未睹而鮮成算也一時經略之跡曾不得與唐四君子並卒所以帖然定者則肅皇帝宸斷實式靈之肅皇帝以尺一之詔賢于十萬之師以一使之任賢于百將之略則朝廷威靈振而紀綱肅也夫

唐之諸臣吾不敢謂失策而亡救敗者。紀綱廢也。嘉靖中諸臣吾不敢謂得策而不害治者。紀綱存也。然則鄖陽之事可得而策已。夫鄖陽之事非有五堡之役。弃以予虜也。又非天城之役。箠楚不堪命也。其人又非唐之列鎮。坐餉而奉以爲驕子者也。而至犯上至亡等。天子卽芟夷蘊崇之。亦何辭之與有。天子若曰。是故吾爪牙赤子。其不戢則叛也。其戢則猶吾爪牙赤子也。毋是剪弃而曠然與更始。如天之福。豈有量哉。比者諸軍亦稍斂而就撫臣之約束。卽卽

事無慮矣。執事之憂不惟鄖策。諸士曰。制已然。救未然。愚則以天下之事。未有不制已然。而可救未然者也。夫治賊非治所發也。用法非治所刑也。亂行必誅。非爲一卒也。奸命必誅。非爲一鎮也。法也者。用少而休者衆。施近而禁者遠。所以觀示天下也。今詬撫臣罷撫臣矣。辱監司罷監司矣。當其亂時。當事者不能無遜詞以謝也。索金錢不能無予。而不敢以聞也。夫人情意有所激。不憚以死易之。利有所昏。不憚以死嘗之。人得其所利。而除其所不便。以快其意所欲逞。

及朝廷索首惡。然後驅一二駑下以代之死。人亦何
 憚而不為者。且夫以兵變削籍者十人不一免也。以
 變正法。則千人而一耳。下操不必罪之心。而挾上以
 必罷之勢。則安能無驕其上。而上安能無嫗煦狗之
 也。然則壞國家之紀綱。必自此始矣。夫所謂紀綱
 者何也。張弛操縱而有條理。是之謂紀綱。造父之御
 齊。輯之于轡銜。遲速之于唇吻。正度于胸臆。而執節
 于掌握。內得于心。外調于馬。故能取道致遠。而無泛
 溢。蓋治軍亦猶是矣。夫上下非素相信也。亂者與定

亂者又兩相疑也。處相疑之勢。急之則亂。緩之亦亂。
 彼方緩而吾急之。是趣之使亂也。因其緩而遂忘乎
 其為急。則又養亂也。故緩急之勢。不可不審也。凡人
 之情。急之則合。緩之則離。離則易披。合則難解。今之
 亂者。固向之奔走服役而稱一夫者也。合之則可以
 于國法。喪師紀。而辱治亂兵法當如此天子命吏。既合而離。則故一
 夫也。使無罪者自別于有罪。而有罪者不得勝無罪。
 以逞則一獄吏治之足矣。故離合之端。不可不揆也。
 法行則知恩。恩窮則傷法。今即訛言煩興。衝風之末

也。恫疑相恐。虛弓之餘也。以衝風之末。與虛弓之餘。而曲徇之。後可以訓定矣。夫諸卒豈其無悔于厥心。兼有虞心。而冀自免也。乘其悔心。與虞心合。而稍以法裁之。以法裁之。而微示以可避也。比其既定。乃稍以恩結之。以恩結之。而必使其不得冀也。故恩威之用。不可不權也。夫法一也。而以順逆爲差。故比諸卒于大同之變。則異。比唐之亂。卒則又異。何也。彼至于抗朝廷。拒詔旨。而此則止于辱制官也。故其罪薄也。比之于浙于薊于粵于寧武。則又異。何也。彼由于減士伍。刻軍餉。此則爭細故。譟而起也。故其情惡也。

天子固時有非常之恩耳。而驕將悍卒。則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故法宜明于下。恩宜歸于上。夫法明于下。恩歸于上。而紀綱正矣。故輕重操縱之用。不可不度也。彼伯國之師。猶曰少長有禮。樂糾苟賓之流。訓以知禮。訓以時使。今縱不得若人。而用之。獨奈何。陽喻陰煽。躬爲戎首。實生厲階。于茲役也。彼以一裨將。激以片語。猶使異軍特起。今誠得良將。循而拊之。以恩信。部署其衆。而士心有不豫。附奸萌有不逆折者。

乎。故將率偏裨之任。不可不擇也。雖然。此不獨將卒罪也。今天下輕介冑極矣。帥不齒于官紳。卒不充其枵腹。邊疆死綏。箕裘世業。其中能帥精卒窮鬱相依。能不色怒市色。思一日酬志隴首者幾何。且國家歲儲數百萬。豈盡以享士也。財殫于上。力殫于下。然而中飽矣。嗟乎法之行也。豈獨在軍士哉。

問自虜款塞。邊人二十年不被兵。頃歲渝盟。西陲傾動。款之利害。居然可睹。已當議款時。言不可者半。及今日言戰。亦可不可半。其說安是也。虜求款久矣。肅皇帝勿許。以懼虜謀也。

莊皇帝許之。以修邊備也。懼之。而虜患反以劇。修之。而邊備反以弛。何故也。卽以唐事論之。突厥入雁門。是時中國新定。廷臣爭請和。何以反用戰也。及入隴渭。有隙可乘。覆之反手耳。諸將爭請戰。何以反用和也。卒之戰而收和之效。和而收戰之效。抑何術也。今之決策亦難矣。虜情向背。何以測也。兵勢強弱。何以料也。士氣恇怯。何以振也。邊奏虛實。何以程也。朝議易紛。何以

覈也。廟謨易搖，何以定也。諸士其悉思方略以對。夫策士者，觀諸士意識耳。當與否亦各其志也。惟勦襲舊說無取焉。

款貢

北虜款貢。莊皇帝實決策受之。而議則自肅皇帝十九年始。先是虜款塞，督臣史道翁萬達上其事。議未定而邊人再殺其使為首功。虜恚而寇澤潞。寇宣大已遂深入。薄都城。復上書求通貢。有詔勿許。明年大將軍鸞用事。主貢市議。虜以屢勝輕邊臣。小不如意則闕而起。鸞誅復嚴通虜之禁。邊臣不敢復議。

而時時私與之市。陰以漢物中之。大約幸旦夕無事。以隣鎮為壑而已。至隆慶中，虜以孽孫故，執我叛臣以款。邊氓二十年不被兵。而頃歲乃渝盟。以為難于西睡。此市事之大略也。蓋嘗總而論之。嘉靖中諸臣○此○二○議○當○時○得○失○利○害○矣○。拙于戰而巧于款。隆慶以來，巧于受款而拙于用款。夫既閉關以擯虜，又不稍為之備。又斬其使以挑之。彼忿我怠，乘隙蹈瑕。大入大利，小入小利。二十年間，求一戰勝之功不可得。豈不謂拙。然而和戎之議，邊臣不能得之。廷臣不能得之于上。數議而見

格稍示之利而輒止。虜之求款也。如孺子之視鶉鳥。蹲蹲然若將可獲也。而卒不可獲。夫人情當其所不能獲。則其求滋益堅。而一旦得之。則久持而不忍釋。然則前之失策。乃後之便計也。故曰拙于戰。巧于款也。虜既稽首稱藩。臣我撫而受之。其事順。其體尊。而歲所省輸將之費。以數萬數。歲生息。塞下生靈。以百萬。豈不謂巧。然其初議。固曰可以圖戰。可以圖守。今圖之二十年。而戰守一無可恃。今日增市。明日增賞。已如例矣。而又求之例外。予之則又以爲例。如奉驕子。有所索不得。則啼。畏其啼。輒予。予益數。啼益不止。然則前日之便計。異日之隱憂也。故曰巧于受款。拙于用款也。夫款者邊事之大利大害也。智者用之以糜虜。而愚者用之以媚虜。智者用之以修備。而愚者用之以弛備。智者用之貽數十年之利。而愚者用之貽數百年之害。何者。智者能用款。而愚者爲款用也。請先言虜情。虜未得款。則求款。我既得款。則厚求于我。不得則微。以不款要我。既得利于款。而欲兼得利于掠。則借捨番。以假道。既假之道。則乘不備而侵我。

○此○其○事○在○初○款○時○已○然○
○矣○然○亦○不○至○大○爲○兩○害○也

已侵矣。則陽爲罰服以謝我。我兵力弱。則逞志于我。我兵稍集。則又爲謾詞以緩我。既得志于掠而不能忘情于款。乃始遷延而去。將以復厚求于我。虜之罪已極。而謀已狡矣。一時廷臣爭扼腕談虜事。大約不出戰守和三端。而未有所決。夫見虜罪之當誅。而不悟我之未有以破虜則舛也。見今日未有以制虜。而又不爲異日制虜之地。則虜終無時制也。緩之則一鎮急。急之則七鎮皆急。以一鎮之急。易七鎮之急。智者不爲也。處之則變速而小。不處則變遲而大。以今日之變。小易異日之變。大智者又不爲也。夫戰兩相

害也。而時有利款。兩相利也。而大有害。守無大利。亦無大害。而要之虜不利。則固已害矣。我不敗則固已勝矣。故守常道也。而戰與款皆可用之。以爲權。蓋聖人必有所詘。有所伸。有所取。有所予。而後可以用天下之權。將急之而固。緩之而緩。縻之而急。備之。我誠號令明。士卒奮。于魯修。守備設。虜宜不敢桀。卽桀亦有以制之。而後市可罷也。絕必忿。忿必寇我。入而收保。內憑城外。固壘。彼進不得戰。退無所掠。邀其疲而後

戰可勝也。虜嗜漢財物而攻戰兩無所利。既不能坐而得。又不能起而索。其勢必復出于款。能絕之。能予之。絕之。武子之惠。夫然後款可久也。養馬者始未嘗不蹄齧。蹄齧而有所苦。則終身創矣。賈之欲贏。未始不欲急售也。然我需之急。則其售彌緩。物固有急之而緩緩之。而急者不可不察也。故善馭夷者。以守爲經。以戰與款爲權。以款爲守。以守爲戰。以戰復爲款。以款復爲戰。守挾穀而獨運。游環以無窮。意有所出。而謀有所寄。何以明之。唐高祖時。虜入雁門。廷臣爭言和。封德彝曰。虜輕中國。不宜示以弱。請與之戰。既勝而後和。帝從其策。而頡利遁。已而復和。親吾以是知古之善用戰者。所以爲款也。太宗時。頡利來輸平。諸將爭請戰。帝曰。戰勝則彼懼。難以得志。姑與之和。以驕之。彼驕而後乘之。不數年大破突厥。突厥以亡。吾以是知古之善用款者。所以爲戰也。故善戰者不輕戰。善款者不輕款。其戰其款皆有所用之。以爲權。若夫戰而戰。款而款。則已下矣。至于戰而不能戰。款而不得不款。則又下矣。夫貢市也。肅皇帝勿許。懼

虜之雄斷也。然虜患所由充斥者，失在邊臣不善用戰也。莊皇帝許之制虜之大機也。然武備所由廢弛者，失在邊臣不善用款也。今言款者，覩其利于前，而昧其害于後，言勿款者，又不務覈用款之失，而反指爲受款之非，言罷款者，鑒和議之害于宋，而忘和親之利于漢唐。言款者，又徒見漢唐許和之事，而不務求漢唐所以用和之策。總之，班固所謂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夫款者，邊事之大利大害也。卽虜今日渝盟，而前日之利自在也。卽虜今日悔罪，而異日之害自在也。故虜之款不款，無論也。制虜之機，請得借箸而籌之。夫以利害參虜情，則向背可知也。以分合揆兵勢，則強弱可料也。以死生取士力，則恇怯可振也。以虛實程邊奏，則功罪可明也。以聞見覈朝議，則紛呶可省也。以賞罰定廟謨，則權衡可持也。夫虜之嗜利，蓋其天性。虜利在款，而反敗款者，邊臣示之隙而誨之盜也。款愈于掠，何苦而不款。款不如掠，何愛而款。我能制虜之死命，虜何恃而反。我不能制虜之死命，虜何畏而不反。故以利害參

虜情。而向背可知也。虜稱臣以款中國。而稱王以長諸部落。東結屬夷。西掠番。番與夷折而入虜。而我不能禁也。我自諸鎮言之。則各鎮已分。自一鎮言之。則各部將又分。薊鎮撫夷而禍移于遼。宣大通貢而禍移于陝。虜合款與掠而兩收其利。我分款與掠而兩受其害。故以分合揆兵勢而強弱可料也。虜自款貢已來。利在上不在下。其下皆憤。一旦而變。如飢者之趨食也。其在邊地。利亦在上不在下。其下皆憤。一旦而變。則挺而走耳。則謀而挾其上耳。無恩則難以用法。無法則難以用兵。故平居則宜予之以生。臨事則宜予之以死。進而死敵。不必且有餘榮。退而死法。必且有餘辱。卽介冑之士。不旋踵知死所矣。故以死生取士力。而愜怯可振也。朝廷所憑。督撫之奏報。督撫所據。將吏之移文。夫豈其建牙專閫。而明爲謾。然而候尉欺偏裨。偏裨欺大帥。則有不及察。與不欲察者。是亦常情也。邀而致之。而或以爲輸誠。尾而送之。而或以爲血戰。朝廷旣不得信。士論又不能不疑。則何不執言以爲契。考事以爲徵。輸情效實。雖大可原。

張虛駕僞。雖小必罪。則窾言不生。而功罪立見矣。故以虛實程邊奏。而功罪可明也。兵交于野。議戰于朝。言則盈廷。謀同築室。邊臣之言確矣。而未必肯盡其情。廷臣微聞其情。而或不免并失其形。處事甚難。論

○觀○涂○司○馬○之○論○順○義○積○封○車○知○此○言○之○為○確

事甚易。百聞難執。一見易憑。戰守機宜。當以邊臣為主。功罪情狀。乃以廷議相參。故以聞見核朝議。而紛呶可省也。兵難踰度。事難中制。故當兩陣而決機者。實也。踰千里而請戰者。聲也。今之邊略。動藉指麾。事成既可以歸功。事敗則因而避罪。邊疆之事。唯戰守

和三策。朝廷之事。惟賞罰兩端。賞誠信。罰誠必。駕馭誠得宜。卽三策者。虛已而聽。操券而責耳。故以賞罰定廟謨。而權衡可持也。此六者。制勝之機也。而事不獨在虜也。蓋彼已叅焉。故勝有機。而敗有階。握其機。杜其階。然後可以不敗。夫不修備而恃款。敗道也不訓武而輕戰。敗道也。忽言款。忽言戰。款與戰。兩不睹其利。而兩受其害。敗道也。邊臣意不在戰。而朝議趣之戰。外畏敵。甚于畏法。內畏議論。甚于畏敵者。敗道也。戍守擇便利。任用徇請謁。外橫而借援于內。內輸

而取償于外者。敗道也。邊臣不以邊事利鈍爲身利害。則其爲國必輕。淺謀事。深寄禍。敗道也。邊臣以款事成。敗爲身利害。則其爲媾必重。陽安邊。陰媚虜。敗道也。邊圉之民。出而通虜。小之爲尉史。大之爲中行。說情外輸。而計內洩。敗道也。旃裘之俗。入而習中國。小之爲匈奴突厥。大之爲契丹女真。意無極。而敢深入。敗道也。此九者。致敗之階也。而不獨在虜也。蓋亦彼已叅焉。故挈內外。審彼已。察六機。戒九敗。然後三策者。可得而用也。雖然。用策易耳。而用人難。今天下

武備疎。文罔密。遷調煩。責成寡。議事者多。任事者少。當事者輕。核事者重。無事則以苟容爲賢。盡節爲愚。有事則以輕銳爲勇。詳審爲怯。譬之病者。病小則聽庸醫。病劇則聽躁醫。醫效而可以爲功。不則奪精而已。薦醫效而可以爲德。不則旁立而睨之耳。此于醫無所不利。而獨主人受其病。卽所稱三策者。能自用乎。而六機九敗。誰使審之。而誰使戒之。夫誠得天下才。臣而用之。才。臣又盡以其才爲邊用。則夫三策者。兼而用之。可也。

問京營之設，所以重本強幹，威不庭，備非常，示天下壯也。漢之南北軍，更而爲七校，唐之府兵，更而爲彍騎，此二代者，皆當承平之世，而議變法，意者不如是，則無以新耳目，勵武節歟。然武備不加餽，而一代之制，因以遂壞，何也。我家統兵于五府，練兵于三大營，權輕重，強弱虛實之勢，至熟也。後更爲十二團營，又更爲東西官廳，已復爲三大營。至嘉隆間，而議論滋煩矣。有議汰兵以精簡練者，有議募兵以實行伍者，有議合三營而授之一大將者，有議倣五府而授之六提督者，有議京兵戍邊以習行陣者，有議邊兵入衛以強根本者，此其說孰得孰失歟。夫增與減爲兩端，分與合爲兩端，出與入爲兩端，且議增議減，議分議合，議出議入，而一無所效，其咎安在。茲欲使將無玩愒，兵有紀律，以庶幾二祖立法之初意，則何道而可。諸士其借前箸籌之。

京營

御兵者無輕議祖宗之制爲也。有祖宗之制，有祖宗

之法。法者制之所託以行也。夫虎賁七萃宿屯京師。左偏右承。中權後勁。祖宗之制也。敦陳整旅。三令五甲。賞不阿近。罰不阿貴。祖宗之法也。故國不虛重兵。不虛勝。民不虛用。令不虛行。以有法在也。法在而制托以行。若不能用祖宗之法。則法壞。不能用祖宗之制。則制壞。以不能用祖宗法。而因以議祖宗之制。則法與制兩壞。何以明其然耶。昔漢之置南北軍也。南軍以衛宮城。而調之郡國。北軍以衛都城。而調之三輔。兩軍相為表裏。而相制伏。為後世計至深遠也。自

武帝增京師兵。置期門羽林七校之屬。又罷二尉。盡屬大將軍。而南北軍之制變焉。唐之置府兵也。無事則番上宿衛京師。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斯亦古者寓兵于農之意也。至玄宗時。衛士浸益耗廢。于其各在無徒是一切召募實之號曰彍騎。而府兵之制變焉。當其更制之初精神足以行其法。豈不亦燁然凜雪一時耳目哉。乃其後浸耗浸廢。益至元成天寶之季。而後覩其害也。何也。制有所起。而弊有所始。法者制之所托。以行而法之不行。則弊之所從始也。將將法高帝。

南北軍必不弊。將兵法太宗。府兵必不弊。向使武帝
玄宗。思所由弊而遡之。以至于所由起。補苴其漏。彌
縫其闕。而又無所侵撓于其間。則南北軍府兵。雖百
世不易可也。不務出此而輕徇一時之見。一人之議。
故其始也。以不能用祖宗之法。而議祖宗之制。其既
也。更祖宗之制。而猶存一時之法。其終也。祖宗之制
壞。而一時之法亦壞。故御兵者。慎無輕議祖宗之制
為也。我太祖高皇帝。設五軍都督府。將權分而易
制。古今善將將者。莫加焉。成祖文皇帝。設三大營。

兵分而易練。古今善將兵者。莫及焉。洪宣而後。兵革
不用。士不能無引而怠玩。土木之役。幾不能軍。故于
肅愍。更為團營。武備亦稍稍振焉。所謂精神足以行
其法者也。至正德中。兩官廳之設。法與制兩無取矣。
大抵兵制。始末嘗不善。而後稍弊。弊則不能無變。變
而復弊。後必有受之者。漢之法。至文景而弊。至武帝
而變。變而復弊。元成受之。當漢之末季。故不能復振。
也。唐之法。至高宗而弊。至開元而變。變而復弊。天寶
受之。當唐之中葉。故不能復振也。我朝之法。至正統

而弊。至景泰而變。變而復弊。正德中受之。會肅皇帝中興之運。而擴然大變。積習之陋。復爲大三營。天下乃始復見。二祖之制。其所以駕馭諸將吏。朝白羽。暮黃鉞。亦與。二祖將將兵之旨符焉。而天下玩愒久弊。竇深。二祖之法有所行而不必盡行也。

至于今。二十餘年。而京營復弊矣。議者見兵之弊而不精也。爲之說曰。汰冗兵。夫冗兵曷嘗不汰也。簡精銳爲團營。而汰冗者爲老營。未幾而團營猶老營也。簡精銳爲正兵。而汰冗者爲備兵。未幾而正兵猶備

兵也。嘉靖中嘗議簡精兵四萬人矣。難者曰。拔十得四。其六且安用也。且夫以今之將。用今之法。則兵不可得而汰也。爲夫汰之不可爲之說曰。實行伍。實行伍。不過清勾召募兩端。召募則嘉靖中民兵是已。不三年而亡其半。彼其易聚易散。散而不可復聚者。無尺籍伍符。可按而稽也。可按而稽者。正備兵也。然清勾之令下。而吏以爲市。一兵未具。而民已擾矣。徵解既至。而軍尉以爲市。國未得一兵之用。而尉已飽矣。且夫以今之將。用今之法。則行伍不可得而實也。爲

夫減之不可。增之不可。爲之說曰重將權。合三營而授之一大將。如嘉靖庚戌之制是也。夫舉國之六師。而授之一人。非細故也。將而不賢則安取此。如其得士心而握兵柄。旁觀者寧無置喙也。卽國家推赤心而任之。彼寧無震主之懼乎。且夫以今之將。用今之法。則兵不可得而合也。爲夫合之不可。則爲之說曰。分將權。分三營而授之六提督。如隆慶庚午之議是也。然以三營而立三提督。以三武臣而用三文臣。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師無成命。雖多何爲。且夫以今之將。用今之法。則兵不可得而分也。爲夫分之不可。合之不可。爲之說曰。京兵之弱。不習戰也。乃始有京兵戍邊之議。夫邊且奚以此爲也。如以待戰。是委敵也。不然則安用兩軍之士戲。而京兵憑軾觀之爲。數十年來。曾有大建旗鼓當一血戰者乎。戰猶未也。習于何有。且夫以今之將。用今之法。則兵不可得而出也。爲夫出戍之不可。則爲之說曰。入衛京師以強本也。乃始有邊兵入衛之議。夫諸邊之卒。列鄣而守。今簡以入衛。虛門垣守堂奧。虛所必攻。守所不至。非計

也。正德中邊將嘗入矣。所謂四外家者。交通窳窳。禍
機不測。說者謂彼見京兵脆弱而恣爲橫也。且夫以
今之將。用今之法。則兵不可得而入也。夫所謂今之
將者何也。謀師必于勳胄。則其選太隘也。協理以旬
月驟更。則其權數易也。裨將之選太輕。則其令不行
也。部將之屬太濫。則其弊難核也。所謂今之法者何
也。盛爲之聲容。而不中其實。則其事玩也。多爲之禁
令。而不考其終。則其法弛也。顯爲之舉劾。而不程其
職。則其聽紛也。槩爲之賞罰。而不鞭其後。則其權撓
也。故以今之人。行今之法。必且拘孿。必且掣肘。必且
玩日。必且視蔭。必且剝軍以自潤。必且便文以自營。
必且逸于法之外。必且舞于法之內。而二祖之制
乃始一切廢格。而弊端滋起。於是議者睹其一。不睹
其二。睹其末流。不睹其本始。遂乃議增議減。議分議
合。議出議入。嗷嗷而起。不知以此人此法也。議增。則
益冗。議減。則益削。議合。則太重。議分。則太輕。議出。成
則滋勞。議入。衛則示弱。徒日取成制而紛更之。而營
務愈以不振。故愚以爲以今之將。用今之法。無往而

可也。若以二祖之法。御今之將。卽無往不可也。夫五軍者。高皇帝之所釐定也。三大營者。文皇帝之所練習也。則微我二祖。當孰法哉。高皇帝諭武臣曰。用兵之道。先固其本。內欲其實。實則難破。武備不可一日忘也。故以飭武備。高皇帝法在也。諭陸齡曰。軍旅之事。申嚴號令。不可姑息。號令明。則士有勵心。姑息行。則人懷怠志。故以申軍令。高皇帝法在也。諭趙宗曰。軍出行伍。不可不整。進退不可無節。閱騎士弓弩。各爲部分。將士私乘戰馬者。罪無赦。故以肅軍紀。高皇帝法在也。文皇帝諭兵部曰。將士爲國敵愾。必養之有素。而後緩急得其力。無以四方無事。將士家恩不周也。故以體將士。文皇帝法在也。諭行在兵部曰。聽征將士。多以罷弱應數。所簡官須罪之。軍士逃逸缺伍。當奪所管官俸。故以核軍伍。文皇帝法在也。閱武營內。指麾諸士卒。坐作進退。無不如指。顧謂方賓曰。節制之師。庶幾可用。然朕每御師。未嘗恃其已習。輟操練也。故以勤訓練。文皇帝法在也。是故議法者。與其自爲議。不若取大

府之載而條奏之。柄法者與其自為制。不若取象闕
 之憲而申布之。有所過佚。吾致明之。有所廢閣。吾致
 行之。有所未備。吾務成之。有所太過。吾務平之。如此
 則 二祖之法必行。 二祖之法行而制可無議也。
一○篇○大○意○在○此
 嗚呼。今獨不得 二祖之臣而與之行法耳。何以歟。
 嗷。議制為哉。大抵祖宗行法甚易。垂法甚難。後人變
 法甚難。守法甚易。祖宗不憚其難以貽後人。後人舍
 其所甚易而圖其所難。則何不引漢唐之事觀之也。
 彼武帝玄宗。其精神足以行其法。猶為厲階。况夫法
 之不行而議 祖宗之制者哉。蓋雒陽有凌雲臺焉。
 衆木輕重無錙銖相負。臺雖高峻。隨風動搖。而終無
 傾倒。魏明帝支以大木而壞。說者謂輕重方偏故也。
○莫○為○之○所○則○替○ ○兵○不○得○恃○而○用○也 ○然○坐○視○而○
 彼其以增減分合出入。議營制者皆支凌雲臺之類
 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也

斯其以會淑衣命出人新營歸昔昔支支雲臺之賦

附回雙門帝支以大木三製爲者附踵重代韻詩也

衆木躡重無溢粒林具真道高如翻風煙瀾滿絲燕

之不行而藉 睡宗之時 昔昔益駱則亦支雲臺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四十三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編輯

宋徵璧上木

徐鳳彩聖期

卽墨黃

坦叅閱

薛恭敏公奏疏

疏

薛三才

議築寧前錦義廣寧開鐵等處敵臺疏

遼左敵臺

議照遼左南面濱海三面瀕虜曾無折柳樊圃之隔而寧前一線爲全鎮咽喉錦義僻在西北毳幙鷄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相聞廣寧遼海居民稍密。素爲虜所垂涎之地。開鐵
遠在東北。孤懸天末。三岔河蜿蜒其中。東南千餘里
之間。五七十萬虜。蜂屯蟻聚。如奴酋叵測。日圖斲睡
于臥榻之側。而慙抄宰煖昂。乃等酋。朝欵而夕叛。西
受賞而東犯。槍日盤據。而窺我門庭。加之山路崎嶇。
林木障蔽。在彼則易于掩伏。在我則難于哨瞭。往往
三五十騎。一二百騎。潛形竊入。或撲捉墩夜。或搶掠
耕耘。如鷹鷂之擊鳥雀。無日無有。至其擁衆大舉。豕
奔狼突。隨處皆可闖入。比烽傳羽報。防援之兵。張皇
馳至。而賊已退矣。及兵去而賊又來矣。是賊得多方
誤我之謀。我犯無所不備之戒。邇長而兵益寡。備多
而力益分。益分益弱。益勞益疲。不待交鋒。而敗形已
見。故頻年失利。不啻覆軍殞將。而寧前錦義遼瀋一
帶。居人殺虜幾空。此皆緣無障可乘。無要可扼。故羣
虜出沒無常。以致地方受禍之慘。至此極也。先該前
按臣張五典。撫臣張濤。俱議修遼鎮邊牆。該部議覆
先以原有二十萬金。漸次興工。今撫臣議建敵樓四
十八座。俱于城堡不及之地。虜賊出入之衝。四面皆